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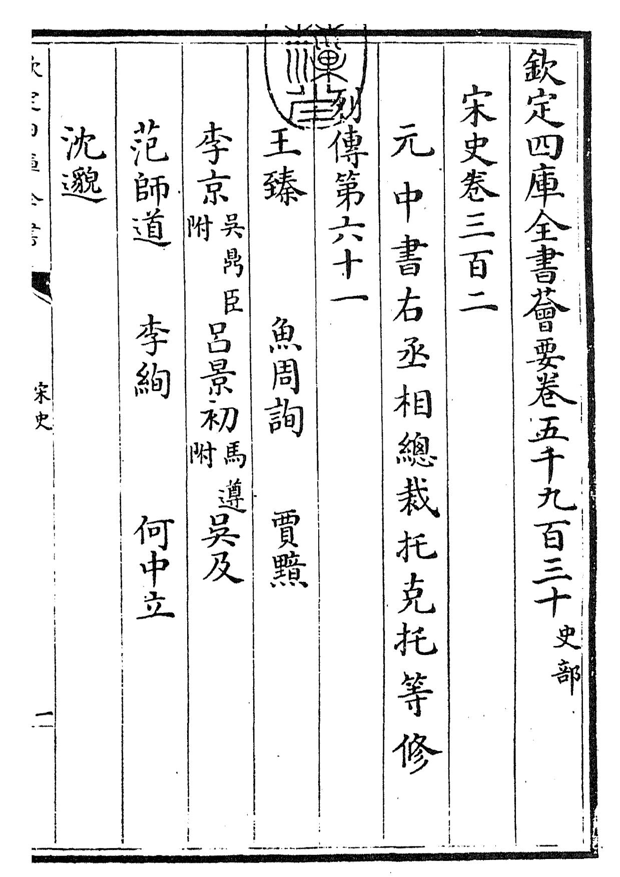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三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六十一

王臻　魚周詢　賈黯

李京 附吳昌臣　呂景初 附馬遵　吳及

范師道　李絢　何中立

沈邈

王臻字及之潁州汝陰人始就學能文辭曾致堯知壽州有詩名臻以文數十篇往見致堯覽之歎曰潁汝固多奇士舉進士第為大理評事歷知舒城與會昌縣通判徐定二州以殿中丞知兖州特遷監察御史中使就營景靈宫太極觀臻佐助工費有勞遷殿中侍御史擢淮南轉運副使時發運司建議濬淮南漕渠廢諸堰臻言揚州召伯堰實謝安為之人思其功以比召伯不可廢也濬渠亦無所益召為三司度支判官而發運司卒

濬渠以通漕臻坐前異議降監察御史知睦州道復官徙福州閩人欲報仇或先食野葛而後趨仇家求鬬即死其處以誣仇人臻辨察格鬬狀被誣者往往釋去俗為之少變又民間數以火訛相驚悉捕首惡杖之流海上民乃定仁宗即位遷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歷三司戶部度支副使擢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姦人偽為皇城司刺事卒嚇良民以取賕臻購得其主名黥竄三十餘人都下肅然以右諫議大夫權

御史中丞建言三司開封府諸曹參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游子弟驕惰不習事請易以孤寒登第更仕官書考無過者為之又言在京百司吏人入官請如長定格歸司三年皆可其奏未幾卒臻剛嚴善決事所至有風跡

魚周詢字裕之開封雍丘人早孤好學舉進士中第為大理評事歷知南華分宜靜海三縣遷太常博士通判漢州城中夜有火部衆捄之植劒於前曰攘一物者斬

火止民無所失亡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真州徙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求便郡知安州徙蔡州召為侍御史陜西用兵科歛煩數命安撫京西路還賜緋衣銀魚為開封府判官又使陜西刺民兵判三司理欠憑由司進起居舍人知諫院固辭乃以尚書戸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為三司鹽鐵副使時渭州城水洛尹洙鄭戩爭未決詔周詢與都轉運使程戡相利害周詢是戩議遂城之遷吏部員外郎擢天章閣待制知成德軍徙河北

都轉運使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慶歷八年手詔近臣訪天下之務周詢對曰陛下患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兵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足臣以謂唐季及五代彊臣專地中國所制疆域非廣及祖宗有天下俘吴楚蜀晉北捍獯鬻中服羌戎所用甲兵所入租賦比之于今其數尚寡然而摧堅震敵庫府無空虛之弊縣官無煩費之勞蓋賞信罰必將選兵精之效也近元昊背惠西方宿師朝廷用空疎闒茸者為偏裨

以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即大敗小戰輒小奔徒日費千金度支不給賣官鬻爵淆雜仕流以鐵為錢隳壞國法而又官立鹽禁驅民齎輦蕩析恒產怨咨盈路去秋水旱繼作今春饑饉相屬生靈重困於茲為劇今元昊幼子新立乃朝廷寬財用惜民力之時也速宜經度以紓匱乏之願委安撫使與本路守邊掌討臣僚同議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橫斂廪假貧民去武臣之庸懦出守宰之貪殘仍冀特發宸衷出內帑錢助關陝費

使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法宣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勸勉農桑隱括稅籍收遺利抑兼并則公有羨財私有餘力矣陛下患承平寖久仕進多門人汚政濫員多闕少滋長奔競縻費廩祿臣以為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之外復有任子流外之補負瑕釁服輿臺者亦寘班列歴年既久紛猥塞路求人任事適用者鮮而又亟更數易交錯道塗額置有常詔除無限凡守一闕動踰再期預閫籍服武弁者坐費水衡之給虛計歲攷之期赴銓

調守選格者居多困乏之歎行寡廉耻之風官冗之弊一至於此願陛下特詔進士先取策論諸科兼通經義中第解褐無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出官者權停五七年自然名器不濫奔競衰息矣陛下患牧守之職罕聞奏最臣聞漢宣帝勉勵二千石其有治效者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良吏為盛國家鑒諸侯專地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班行寖冗序遷者衆乃有地處蕃宣秩為卿監而未歷省府提

轉則為沉抑内重外輕何以求治改絃易轍正在此時願詔兩府大臣選委兩制臺諫官叅舉如兩任通判可充知州軍京朝官依次除補若治狀尤異即升省府提轉其常例入知州者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守重矣陛下患將帥之任艱於稱職臣聞晏子薦司馬穰苴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是知將帥之材非文武兼備則不可為我朝自二邊欵附久不用兵近歲有西北之警補授帥臣出於遽猝非自卒伍即恩澤僥無信義以結士

心無莊嚴以正師律退則奔北進則被擒虧損威靈取侮外蕃命將之失未有若今之甚也願擇名臣選舉深博有謀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臨軒敦遣假以威權如祖宗朝任郭進李漢超輩閫外之事俾得專之無以謗讒輕有遷徙使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職之憂乎陛下患西北多故邊情罔測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臣聞國家和約北戎爵命西夏偃革止戈踰四十載而守邊多任庸

人不嚴武備因循姑息為敵所窺致元昊悖逆耶律張
皇未免屈巳為民息兵講好皆用茍安之謀而無經遠
之策此班固所謂不選武略之臣恃吾所以待寇而行
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者也願陛下特議減三路兵
馬之駑冗者以紓經費以息科斂然後選將帥擇偏裨
使戢肅驕兵飭利戎器識山川形勝用兵奇正河朔曠
平可施車陣亦宜講求其法雖二邊異時侵軼恃吾有
以待之庶幾無患矣時執政及近臣所對多疎闊仁宗

頗嘉周詢詳敏知恩州張得一誅坐失舉出知永興軍數日改知成德軍未行卒帝嗟悼之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周詢性和易聞見該洽明吏事在安州時園吏見大蛇垂闌楯即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世傳其異

賈黯字直孺鄧州穰人擢進士第一起家將作監丞通判襄州還為秘書省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遷左正言判三司開拆司黯自以年少遭遇備位諫官果於言事首論韓琦富弼范仲淹可大用杜樞覆張彥方獄將駁正

忤執政意執政以他罪絀樞黜言樞無罪且旨從中出不因臣下彈奏恐自此貴幸近習言一得入則將陰肆讒毀害及善良不可不察時言者或論事亡狀輒戒勵窮詰黜奏諫官御史跡既疎遠未嘗預聞時政不免採於傳聞一有失言而詰難沮辱隨之非所以開廣言路請如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故事每執政奏事聽諫官一人隨入執政又患言事官旅進論議上前不肯止乃詔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禀中書俟旨黜論以為令得進見

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矣請如故便皆弗許儂智高反余靖知桂州楊畋安撫廣南東西路皆許便宜行事𪟝言二人臨事指蹤不一則下將無所適從又靖專節制西路若賊東嚮則非靖所統無以使衆不若并付靖經制兩路從之皇祐四年同脩起居注徙判鹽鐵勾院遷左司諫建言天下復置義倉下其説諸路而論者不一𪟝亦反復辨析卒不果行宰相劉沆請中外薦舉陳乞一切以詔令從事每用

例論者以為非便黜奏罷之狄青除樞密副使黜言國初武臣宿將扶建大業平定列國有忠勳者不可勝數然未有以卒伍登帷幄不報會靈觀災又言天之意所欲廢當罷營繕赦守衛者罪以示儆懼脩省之意擢知制誥初仁宗視事退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而脩起居注官獨先出黜言君臣訪對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請并召侍經筵許之初邇英延義二閣講讀官自有記注至是乃罷焉直龍圖閣錢延年擢天章閣待制黜

當命辭即詆延年不才不宜汚侍從封詞目還中書命遂寢判吏部流內銓益州推官乘澤父留鄉里死三年矣澤為弗知者而調京師既覺而去黜奏劾廢終身福州推官劉抃挾數術言人禍福多遊公卿門黜奏以為靈臺郎時詔兩制兩省官唯公事許至中書樞密院見執政羣臣心知其非而嫌於自言後黜知許州乃言他官皆得見執政而侍從近臣反疎斥疑間如此嘗聞先朝用王禹偁請百官候謁宰相並於政事堂樞密使亦

須聚坐接見以防請託令下左正言謝泌上書以謂非人主推赤心待大臣大臣展四體報人主之誼即時追寢前詔徙襄州迎父之官而父有故人在部中遣直廳卒致問黯輒笞卒父恚一夕歸鄉里他日疾且亟黯內懷不自安請徙郡及解官就養不報乃棄官去而御史吳中復等劾黯輒委州印撓朝廷法絀知郢州未及任父死服除勾當三班院為翰林學士唐介等坐言陳升之不當柄用皆外補黯奏介等敢言請寬之以疾請郡

改侍讀學士知鄧州未行疾愈復以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時官吏有以祖父嫌名援律為請授他官黷言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律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冐榮居之又上書若奏事犯祖廟諱罪皆有差又曰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今官吏許避嫌名則或有如此而不自言者可坐以冐榮之律乎國朝雍熙中嘗詔除官犯私諱者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餘不在此制請約雍熙詔書自某品而上以禮律從

事詔非嫌名及二名不以品秩高下皆聽避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兩軍獄因歲瘐死者衆而吏不任其責黯言吏或怠於視囚饑渴疾病因以致死請歲計死者多少而賞罰之府吏額七百人以罪廢復叙者皆數外補之黯請叙者須有闕乃補然所斷治或出己見人不以為允御史中丞王疇與其屬陳經呂誨傅堯俞諫官司馬光龔鼎臣王陶皆言黯剛愎自任赦書下府罪應釋者反重刑之罷為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英

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受詔撰仁宗實錄權知審刑院爲
羣牧使時封拜皇子並除檢校太傅黯言太師太傅太
保是爲三師天子之所師法子爲父師於義不可葢前
世因循弗思之過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卑者皆毋兼
師傅官隨其遷序改授三公下兩制議請如黯奏而中
書亦謂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者國朝以三師三公
皆虚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遷給事中權御史
中丞未幾以吕誨知雜事誨嘗彈治黯逡巡引避黯言

嘗薦誨為御史知其方正謹厚一時公言非有嫌怨願終與共事誨乃就職時帝初即位王廣淵周孟陽以藩邸之舊數召對黯言俊乂滿朝未有一被召者獨親近一二舊人示天下以不廣請如太宗故事召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問帝嘗從容謂黯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黯對天下未嘗乏人顧所用如何爾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以漸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後與兩制合議請以濮王為皇伯執政弗從數詣

中書爭論會大雨水時黯已被疾疏言簡宗室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今二三執政知陛下為先帝後乃阿諛容說違背經義建兩統貳父之說故七廟神靈震怒天降雨水流殺人民既病求出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未行卒年四十四口占遺奏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為請贈尚書禮部侍郎初黯母陳歸宗繼母史在堂後迎陳歸二母不相善黯能安以事之黯脩潔自喜在朝數言事或從或否人稱其介直然卞急初通判襄州疑優人戲

已以人菌噉之在開封為罪人所詈又噉以人菌言者亦以是詆之

李京字伯升趙州人進士中第歷平定軍判官冀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魏縣奉法嚴正吏不便欲以奇中京遂相率遁去監司果議以苛刻斥京知府任布曰如此適墮吏計中京賴以免徙永昌縣通判趙州王拱辰薦為監察御史裏行遷監察御史時太史言日當食不食羣臣皆賀京上疏曰陛下因天之戒恐懼脩省避正殿

減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雖宋景公之熒惑退舍商大戊之桑穀並枯無以異也然臣區區竊有所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壓死者以數萬人殆今十年震動不已豈非西北二邊有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在易為豫言萬物出地皆悅豫也八月收聲在易為歸妹言雷聲入地避羣陰之害也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外蕃戒輔臣慎出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尚美人棄外館

多年比聞復召入臣慮假媚道以爲蠱惑宜亟絶之茵
繼宗嬪御子弟乃縁恩私爲府界提點宜割帷薄之愛
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仁宗嘉納授右正言直集
賢院同管勾國子監加史館修撰數上書論事宰相賈
昌朝不悦京嘗屬侍御史吴鼎臣薦推直官李實鼎臣
希昌朝意以告中丞高若訥若訥爲鼎臣上京簡謫京
太常博士監鄂州税旣至引令狐峘錢徽事言臣爲御
史諫官首尾五年凡六上章四親對自陳疾故懇求外

補臣之出處粗有本末向者在臺見入閤圖三院御史立班各異聞元日將入閤而御史王贄何郯皆謁告歸會推直官李實歲將滿因簡昺臣宜留實補御史昺臣亦謂議協公望不意逾兩月乃誣臣與實爲朋黨臣初被黜閱諸槖中昺臣所遺私書别紙故在臣令男諶亟悉焚毁臣與實僚友昺臣鄉曲之舊昺臣爲御史臣延譽推引實有力焉待之不疑因以誠告豈謂傾險包藏甘爲鷹犬惟陛下察之未幾卒官詔錄諶爲郊社齋郎

昻臣棣州人旣逐京會昌朝罷夏竦自北京召爲相昻臣先論竦在并州杖殺私僕復與諫官御史言竦論議與陳執中異不可共事竦旣罷遂以刑部員外郎知諫院上言朝廷方與契丹保誓約而楊懷敏增廣塘水輒生事民或怨叛雖斬懷敏無及矣遂爲河北體量安撫令經度塘水利害而昻臣更顧望依違不能決昌朝與都轉運使施昌言議河事不合昻臣自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代昌言數月卒

呂景初字沖之開封酸棗人以父蔭試秘書省校書郎舉進士歷汝州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夏陽縣僉書河南府判官通判并州高若訥薦為殿中侍御史張貴妃薨有司請依荆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日聽上裁乃增至七日景初言妃一品當輟朝三日禮官希旨使恩禮過荆王不可以示天下妃既追册為皇后又詔立忌景初力爭乃罷時兵冗用度乏景初奏疏曰聖人在上不能無災而有救災之術今百姓困窮國用虛竭利

源已盡惟有減用度爾用度之廣無如養兵比年招置太多未加揀汰若兵皆勇健能捍寇敵竭民膏血以啗之猶為不可況羸疾老怯者又常過半徒費粟帛戰則先奔致勇者亦相牽以敗當祖宗時四方割據中國纔百餘州民力未完耕植未廣然用度克足者兵少故也而所征皆克自數十年來用數倍之兵所嚮必敗以此知兵在精不在衆也議者屢以為言陛下不即更者由大臣媮安避怨論事之臣又復緘默則此弊何時而息

望詔中書樞密院議罷招補而汰冗濫又言坐而論道者三公也今輔臣奏事非留身求罷免未嘗從容獨見以評講治道雖願治如堯舜得賢如稷契而未至於治者抑由此也願陛下於輔臣侍從臺諫之列擇其忠信通治道者屢詔而數訪之幸甚又與言事御史馬遵吳中復奏彈梁適與劉宗孟連姻而宗孟與冀州富人共商販下開封府劾治所言不實皆坐謫景初通判江寧府徙知衡州復召還臺嘉祐初大雨水景初曰此陰盛

陽微之誡也乃上疏稱商周之盛並建同姓兩漢皇子多封大國有唐宗室出為刺史國朝二宗相繼尹京是欲本支盛强有磐石之安則奸雄不敢内窺而天下有所倚望矣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得問安侍膳於宫中以消奸萌或尹京典郡為夾輔之勢時狄青為樞密使得士卒心議者憂其為變景初奏疏曰天象謫見妖人訛言權臣有虚聲為兵衆所附中外為之恟恟此機會之際間不容髮盖以未立皇子社稷有此大憂惟陛下蚤

為之計則人心不揺國本固矣數請中書白執政請出
青文彥博以青忠謹有素外言皆小人為之不足置意
景初曰青雖忠如衆心何蓋為小人無識則或以致變
大臣宜為朝廷慮毋牽閭里恩也知制誥劉敞亦論之
甚力卒出青知陳州李仲昌以河事敗内遣中人置獄
景初意賈昌朝為之即言事無根原不出政府恐陰邪
用此以中傷善良乃更遣御史同訊遷右司諫安撫河
北還奏比部員外郎鄭平占籍真定有田七百餘頃因

請均其徭役著限田令以戸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都水監改度支副使遷吏部員外郎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以病未入謝而卒

馬遵者字仲塗饒州樂平人嘗以監察御史為江淮發運判官就遷殿中侍御史為副使入為言事御史謫知宣州後復為右司諫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吏部直龍圖閣卒性樂易善議論其言事不為激訐故多見推行杜衍范仲淹皆稱道之

吳及字幾道通州靜海人年十七以進士起家為候官尉閩俗多自毒死以誣仇家官司莫能辨及悉為讞正前後活五十三人提點刑獄移其法於一路辟大理寺檢法官徙審刑院詳議累遷太常博士是時仁宗春秋既高無子及因推言閹寺以及繼嗣事至和元年上疏曰臣聞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幸得待罪法吏輙原刑法之本以効愚忠竊惟前世肉刑之設斷支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漢文感緹縈之言易之鞭箠然已死

而咎未止外有輕刑之意其實殺人祖宗鑒既往之弊
蠲除煩苛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耳目茲蓋曠古聖賢
思所未至陛下深惻民隱親覽庶獄歷世用刑無如本
朝之平恕宜乎天降之祥而方當隆盛之時未享繼嗣
之慶臣竊惑焉或者宦官太多而陛下未悟也何則肉
刑之五一曰宫古人除之重絶人之世今則宦官之家
競求他子勦絶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
而夭死者未易悉數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况無疾乎

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且以祖宗近事較之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也伏望順陽春生育之令濬發德音詳為條禁進獻宦官一切權罷擅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書奏帝異其言欲用為諫官而及以父憂去嘉祐三年始擢秘閣校理踰月

改右正言復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肉之愛而以至親夾輔王室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故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廣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上下之憂無大於此謂宜發自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副以服屬議之則莫如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既兼親賢然後優封爵以寵異之選重厚樸茂之臣以教導之聽入侍禁中示欲為後使中外之人悚然瞻望曰宮中有子矣陛下他日有

嫡嗣則異其恩禮復令歸邸於理無嫌於義為順弭覬
覦之心屬天下之望宗廟長久之策也旣而又言開寶
詔書内侍臣年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為嗣并以名
上宣徽院違者抵死比年此禁益弛夭絶人理陰累聖
嗣願詔大臣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綏福祐明年遂權
罷内臣進養子管勾登聞檢院又上書論政事謂倉廪
空虛内外匱乏其弊在於官多兵冗請汰冗兵省冗官
然後除民之疾苦因條上十餘事多施用之建請擇館

職分校館閣書并求遺書於天下語在藝文志明年日食三朝及言日食者陰侵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乘夫四裔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失在陛下淵默臨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横之家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倖驕縱亡節也疆埸無虞非所謂四裔侵中國失在將帥非其人為敵所輕也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罷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輒興堡砦屈野之衂為國深耻沔繇此坐廢

又言春秋有告糴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鄰路為之閉糴一郡饑則鄰郡為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子育兆民之意哉遂詔鄰州鄰路災傷而輒閉糴論如違制律久之還右司諫管勾國子監在職數年以勁正稱遇事無小大輙言嘗請毋納羣臣上尊號出後宫私身及非執事人毋以御寶白劄子賜近倖家人冠帔及比丘尼紫衣并責執政大臣因

循茍簡畏避怨謗宜用唐李吉甫故事選拔賢俊約杜
預遺法旌擢守令復置將作監官屬專領營造論入內
都知任守忠陵轢駙馬都尉李瑋及干求內降會諫官
陳升之建請裁節班行補授下兩制臺諫官集議主鐵
冶者舊得補班行至是議罷之既定藁及與御史沈起
輒增注與國軍磁湖鐵冶如舊制主磁湖冶者大姓程
叔良也翰林學士胡宿等即劾及與起職在臺諫而為
程氏經營占錮恩例請詔問狀皆引伏及出為工部員

外郎知廬州進戶部直昭文館知桂州卒錄其弟齊為
大廟齋郎及當官有守初為檢法官三司請重鑄鐵錢
法至死下有司議及爭不可主者恚曰立天下法當由
一檢法邪及曰義理為先安有高下卒不為詘
范師道字貫之蘇州長洲人進士及第為撫州判官後
知廣德縣縣有張王廟民歲祠神殺牛數千師道禁絶
之通判許州累遷都官員外郎吳育舉為御史奏請罷
內降推恩擇宰相久其任選宗室賢者養宮中備儲貳

初皇祐中賈昌朝上議置五輔郡設京畿轉運使提點刑獄號為拱輔京師而論者謂宦官謀廣親事親從兵欲取京畿財賦贍之因以收事柄師道力奏非便遂復舊制又以四年貢舉士苦淹久請易為三年宰相劉沆護葬温成皇后禮官議稱陵師道以為非典制數疏爭沆惡之引著令臺官滿二年當補外出知常州臺諫官共言師道不當去不報徙廣南東路轉運使舊補攝官皆委吏胥無先後遠近之差師道為置籍次第之召為

鹽鐵判官道改兩浙轉運使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管勾國子監後宮周氏董氏生公主諸閤女御多遷擢師道上疏曰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數多而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係風化治亂之大而未以留意臣敢為陛下言之竊聞諸閤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劄並為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唐制

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宫闈給侍不過二三百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閤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耳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奉月直中户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況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勑復見於今日矣時大星隕東南有聲如雷又上疏曰

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為破軍殺將伏尸流血甘氏圖天狗移大賊起今朝廷非無為之時也而備邊防盜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勁勇者少小人思亂伺隙乃作必有包藏險心投隙而動者宜揀拔將帥訓練卒伍詔天下預為備禦仁宗晚年尤恭儉而四方無事師道言雖過每優容之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都水監與諫官御史數奏樞密副使陳升之不當用升之罷師道亦出知福州頃之以工部郎中

入爲三司鹽鐵副使感風眩遷户部直龍圖閣知明州卒師道勵風操前後在言責有聞即言或獨爭或列奏如陳執中家人殺婢卒坐免奪王拱辰宣徽使李淑翰林學士及王德用程戡領樞密宦官石全彬閻士良升進皆嘗奏數其罪焉

李絢字公素邛州依政人少放蕩亡檢兄縮教之書嚴其課業而出絢遨自若比暮縮歸絢徐取書視之一過輒誦數千言縮奇之稍長能屬文尤工歌詩嘗以事被

繫旣而逸去擢進士第再授大理評事通判邠州元昊犯延州並邊皆恐邠城陴不完絢方攝守即發民治城僚吏皆謂當言上遲報絢不聽帝聞之喜因詔他州悉治守備還為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為京西轉運使是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師知陳州任布知河陽並二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未幾召脩起居注糾察在京刑獄時宰相杜衍谷抜知名士寘臺省惡衍者指絢為其黨絢嘗舉陸

經經坐贓貶而任布又言絢在京西苛察出知潤州改
太常丞徙洪州時五溪蠻寇湖南擇轉運使帝曰有館
職善飲酒者為誰令安在輔臣未諭帝曰是往歲城邠
州者其人才可用輔臣以絢對遂除湖南轉運使絢乘
驛至邵州戒諸部按兵毋得動使人諭蠻以禍福蠻罷
兵受約束復脩起居注權判三司鹽鐵勾院復糾察在
京刑獄以右正言知制誥奉使契丹知審官院遷龍圖
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權知開封府治有能名絢夜醉晨

奏事酒未解帝曰開封府事劇豈可沉湎於酒邪改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權判吏部流内銓初慈孝寺亡章獻太后神御物盜得而絢誤釋之詘知蘇州未行卒絢疎明樂易少周遊四方頗練世務數上書言便宜仁宗春秋高未有繼嗣絢因祀高禖還獻賦大旨言宜遠嬖寵近賢良則神降之福子孫蕃衍帝嘉納之性嗜酒終以疾死

何中立字公南許州長社人幼警邁與狄遵度游遵度

曰美才也其父棐遂以女妻之進士及第授大理評事歷僉書鎮安武勝二鎮節度判官遷殿中丞召試學士院為集賢校理改太常博士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知制誥權發遣開封府事初有盜慈孝寺章獻皇太后神御服器者既就縶李絢以屬吏考掠不得其情輒釋去中立至人復執以來中立曰此真盜也窮治之卒伏罪遷兵部員外郎糾察在京刑獄除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言者以為非治邊才改慶州奏曰臣不堪於秦則

不堪於慶矣願守汝不報戍卒有告大校受贓者中立曰是必挾他怨也鞭卒竄之或曰貸姦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自安矣還判太常寺遷刑部郎中進樞密直學士知許州改陳州訛言大水至居人皆恐中立捕誅之又徙杭州暴中風卒中立頗以文詞自喜然嗜酒無行慶歷中集賢校理蘇舜欽監進奏院為賽神會預者皆一時知名士中立亦在召中已而辭不往後舜欽等得罪中立有力焉

沈邈字子山信州弋陽人進士及第起家補大理評事知侯官縣通判廣州累遷都官員外郎歷知真州福州慶歷初為侍御史時呂夷簡罷相輔臣皆進官邈言爵祿所以勸臣下非功而授則為濫今邊鄙屢警未聞廟堂之謀有以折外侮無名進秩臣下何勸焉又論夏竦除樞密使而竦陰交內侍劉從愿使從愿內濟狡諂竦外專機務姦黨得計人主之權去矣其言甚切權鹽鐵判官轉兵部員外郎時選諸路轉運加按察使邈與張

昷之王素首被選邈加直史館使京東歲餘入為侍御史知雜事未幾擢天章閣待制知澶州徙河北都轉運使又徙陝西歲中加刑部郎中知延州卒邈疎爽有治才然性少檢在廣州時歲遊劉王山會賓友縱酒而與閭里婦女笑言無間

論曰慶歷以來任諫官御史名有風采見推於時者縣臻京之輩凡數十人觀其所陳蓋不虛得及之論闢宦眞仁人之言其最優乎絢中立邈亦有美才致位通顯

然皆以酒失自累故不能無貶焉

宋史卷三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三十一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六十二

張昷之 魏瓘弟琰 滕宗諒劉越附

李防 趙湘 唐肅子詢

張述 黄震 胡順之

陳貫子安石 范祥子育 田京

張昷之字景山父秘自有傳昷之進士及第補樂清尉潤州觀察推官校勘館閣書籍遷集賢校理通判常州知溫州蔡齊薦其材可用擢提點淮南路刑獄楊崇勲知亳州恃恩為不法誣蒙城知縣王申罪械送獄昷之廉得寃狀乃出申配姦吏若干人徙廣南東路轉運使夷人有犯其酋長得自治而多慘酷請一以漢法從事權度支判官為京西轉運使加直史館徙河北被邊諸州發卒斬西山木卒逃入契丹者歲數百人敵既利其

所開地又得亡卒故不爭昷之戒斬伐毋得深入北地卒亦不敢逃還為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按察使保州廣信安肅軍自五代以來別領兵萬人號緣邊都巡檢司亦曰策先鋒以知州軍為使置副二人分所領卒為三部使援隣道太祖嘗用之有功詔每出巡別給糧錢以優之其後州將不復出內侍為副數出巡部卒偏得廩賜軍中以為不均通判保州石待舉言於昷之請合三部兵更出入季一出即別給錢糧餘

悉罷仍請以武臣代内侍時楊懷敏方任邊事尤不悅
巡檢司雲翼卒惡石待舉遂殺之以作亂昷之自魏馳
至城下召諸將部分攻城使人請懷敏曰不即來當以
軍法從事既至又以兵自衛昷之曰諸將方集獨敢以
兵隨將欲反邪叱去衛者城開田況潛殺降兵數百人
昷之預知其謀除戶部副使既而坐前事奪職知虢州
王則反貝州有言昷之在河北捕得妖人李教不殺使
得逸去今乃為則主謀事平無其人會冀州人叚得政

詣闕自言嘗為叔父屯田郎中曇賕免緣坐且言曇以
書屬昷之乃下御史按劾雖不得書猶奪三官監鄂州
稅知漢陽軍稍遷刑部郎中復待制知湖州徙揚州以
光祿卿致仕卒昷之喜吏事所至有聲退居築家廟率
子弟歲時奉祠
魏瓘字用之父羽奏補秘書省校書郎監廣積倉知開
封府倉曹叅軍持法精審明吏事上元起綵山闕前張
燈與宦者護作宦者挾氣視瓘年少輒誅索侵擾瓘密

以聞詔杖宦者遣之瓘門人魏綱上疏詆天書流海島瓘亦坐是停官復監鄧州稅鄂州茶以大理寺丞知衡山縣通判壽州歷知循州隨安州提點廣南西路刑獄邕州獠戶緣逋負沒婦女為傭者一千餘人悉奏還其家就除轉運使劉鋹時計口以稅雖舟居皆不免至是而雷化欽廉高州猶未除瓘為除之減柳州無名役四百人召權度支判官尋以罪降知洪州徙梓州路轉運使還知蔡州潭州為京西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自主

客郎中遷太常少卿知廣州築州城環五里疏東江門鑿東西澳為水閘以時啓閉焉拜右諫議大夫再任臨江軍判官史沆性險詖嘗為璀所劾免會廣州封送貢餘椰子煎等餉京師輒邀留之飛奏指以為珍貨詔遣内侍發驗無有沆坐不實廢璀亦降知鄂州未踰年復為陝西轉運使徙河北以給事中知開封府政事嚴明吏民憚之内東門索命婦車得賂遺掖庭物付府驗治獄未上内降釋罪諫官吳奎言法當執奏而璀不即奏

行請以廢法論降知越州儂智高寇廣東西獨廣州城堅守不能下於是論築城功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復知廣州兼廣東經畧安撫使給禁卒五千聽以便宜從事屬狄青已破賊召還糾察在京刑獄議者請開六塔河塞商胡北流宰相主其說命瓘按視還奏以為不可塞下溪州蠻彭士義叛將發兵討除進龍圖閣直學士知荆南瓘以為五溪之險師行鳥道諸將貪功生事於國家何所利因條上三策以招徠為上守禦為下攻

取為失不報後卒如璀議徙澶州滑州又徙鄭州不行請老以吏部侍郎致仕卒璀所至整辦與人置對未嘗屈吏沆王逵以善訟名天下璀既廢沆又嘗奏抵逵罪專任機數不稱循吏弟琰

琰字子浩以父恩授秘書省正字為吏强敏名齊于璀嘗通判陳州適歲饑百姓相率强取人粟坐死者甚衆琰曰此迫於窮餓豈得已者坐其首黥之歷知壽潤滁安州壽州盗殺寺童子有司執僧笞服琰憫其非罪命

脫械縱去一府爭以為不可後數日得眞盜富人犯法當死而死獄中琰曰是嘗欺匿異籍孤弱者財所以自斃覬不可窮治爾其吏受賕而為之謀乎後有告者如琰所料累官司農卿知福州徙廣州以疾告得知江寧府晚昏眊縱私人亂法日笞扑無罪吏卒監司劾奏召判刑部仍致仕進衛尉卿卒

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與范仲淹同年舉進士其後仲淹稱其才乃以泰州軍事推官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

丞知當塗邵武二縣遷殿中丞代還會禁中火詔劾火
所從起宗諒與秘書丞劉越皆上疏諫宗諒曰伏見掖
庭遺燼延爇宮闈雖沿人事實繫天時詔書亟下引咎
滌瑕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獄未釋鞫訊尚嚴恐違上
天垂戒之意累兩宮好生之德且婦人柔弱箠楚之下
何求不可萬一懷冤足累和氣祥符中宮掖火先帝嘗
索其類寘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豈復有今日之虞
哉況變警之來近在禁掖誠願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

之凡逮繫者特從原免庶災變可銷而福祥來格也疏奏仁宗為罷詔獄時章獻太后猶臨朝宗諒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越亦上疏太后崩擢嘗言還政者越已卒贈右司諫而除宗諒左正言

劉越者字子長大名人少孤貧有學行亦宗諒同年進士嘗知襄城固始二縣有能名既贈官又官其一子賜其家錢十萬宗諒後遷左司諫坐言宮禁事不實降尚

書祠部員外郎知信州與范諷雅相善及諷貶宗諒降監池州酒久之通判江寧府徙知湖州元昊反除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葛懷敏軍敗於定州諸郡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諜知寇遠近及其形勢檄報旁郡使為備會范仲淹自環慶引蕃漢兵來援時天陰晦十餘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州戰没者於佛寺祭酹之厚撫其孥使各得所於是邊民稍安仲淹薦以自

代擢天章閣待制徙慶州上言朝廷既授范仲淹韓琦四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撫招討使而諸路亦帶招討稱號非所宜詔罷之御史梁堅劾奏宗諒前在涇州費公錢十六萬貫及遣中使檢視乃始至部日以故事犒賚諸部屬羌又間以饋遺遊士故人宗諒恐連逮者衆因焚其籍以滅姓名仲淹時參知政事力救之止降一官知虢州御史中丞王拱辰論奏不已復徙岳州稍遷蘇州卒宗諒尚氣倜儻自任好施與及卒無餘財所

蒞州喜建學而湖州最盛學者傾江淮間有諫疏二十餘篇

李防字智周大名内黄人舉進士為莫州軍事推官隨曹彬入契丹授忠武軍節度推官括磁相二州逃户田增租賦十餘萬因請均定田税又請縣有破逃五十户者令佐降下考百户殿三選二百户停所居官能招攜者旌賞之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潞州遷秘書丞體量二浙民饑建言逃户田宜即召人耕種使人不敢輕

去甽畝而官賦常在又請京師置折中倉聽人入粟以
江淛荆湖物償之擢開封府推官請與判官間三五日
即府司軍巡院察寃獄出為陜路轉運副使先是沿江
水遞歲役民丁甚衆頗廢農作防悉以城卒代之會分
川陜為四路徙防梓州路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員外
郎為三司户部判官景德初江南旱詔與張知白分東
西路安撫上言秦羲嘗增江淮兩浙荆湖榷酤錢民頗
煩擾江南以歲饑權罷而淮南荆湖未被德音詔悉罷

之仍詔義等毋得復增榷酤之利遂為江南轉運淮南舊不禁鹽制置司請禁鹽而官自鬻之使兵夫輦載江上且多漂失之患防請令商人入錢帛京師或輸芻粮西北邊而給以鹽則公私皆利後采用之徙知應天府鑿府西障口為斗門泄汴水淤旁田數百畝民甚利之又徙興元府入為三司鹽鐵判官失舉免官後起通判河南府徙知宿延亳三州為利州路轉運使累遷兵部郎中糾察刑獄擢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進給事中復

知延州更耀潞二州卒防好建明利害所至必有論奏
朝廷頗施行之其精力過人防在江南晏殊以童子謁
見防命賦詩使還薦之後至宰相
趙湘字巨源華州人進士甲科歴彰武永興昭武三軍
節度推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新繁縣以吏最命知
商州徙隴州與元府再遷太常博士上補政忠言十篇
召判宗正寺賜白金二百兩久之上書言元德李太后
母育聖躬請祔太宗廟室後用其説册趙德明假尚書

禮部員外郎為官告副使擢殿中侍御史權判三司勾院上言漢章帝以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鞫獄斷刑之政遂定令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今季冬誕聖之月而決大辟不廢顧詔有司自仲冬留大辟弗決俟孟春臨軒閱視情可矜惻者貸之他論如法眞宗曰此固善矣然慮繫囚益淹久吏或因緣為姦爾湘又上書請封禪未幾命管勾南宮北宅事東封泰山為東京留守推官禮成遷侍御史昇州火命湘往致祠

兼問民疾苦還言轉運使劉炤弛職不按部知洪州馬
景病不任事皆罷黜之糾察刑獄改尚書刑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湘又言舊制文武常參官日趨朝並
赴待漏院俟禁門闢令則辰漏上始放外朝故朝者多
後時乃入望敕正衙門主者察晚至以懲其慢若風雨
寒暑託病不朝者罪之時帝親製五箴以自儆湘因言
宗室風化所本宜有以訓厲願特製銘以賜南北邸帝
悦為製宗室座右銘賜寧王元偓以下并及湘且諭之

曰卿宗姓也故賜卿祀汾陰爲考制度副使請如周官置土訓錄所過州縣山川與俗好惡日上奏御兼判宗正寺歷三司户部度支副使祀太清宫管勾留司三司事爲鹽鐵副使再遷工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河南府徙河中府爲京西轉運使又徙鳳翔府延州遷太常少卿知襄州又知應天府進右諫議大夫復知河南爲集賢院學士以疾徙虢州卒

唐肅字叔元杭州錢塘人當錢俶時始七歲能誦五經

名聞其國中後與孫何丁謂曹商游學者慕之舉進士調郡縣主簿徙泰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寓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商人夜聞人聲往視之血沾商人衣為捕吏所執州趣獄具肅探知其冤持之後數日得殺人者後守雷有終就辟為觀察推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歷知閬州喜福昌縣通判陝州召拜監察御史或薦肅為羣牧判官真宗曰朕欲别用肅遂提點梓州路刑獄遷殿中侍御史入為三司戶部判官出知舒州遷侍御史為

福建路轉運使判三司開拆司再遷工部郎中知洪州
尋為江南東路轉運使擢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還
遷刑部為龍圖閣待制登聞檢院知審刑院卒子詢
詢字彥猷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天聖中詔許天下士
獻文章應詔者百數有司第其善者詢數人而已詔賜
進士及第知長興縣後以太常博士知歸州用翰林學
士吴育薦為御史未至喪母服除育方參政事宰相賈
昌朝與詢有親嫌育數與昌朝言詢用故事當罷御史

昌朝欲留詢不得已以知廬州凡官外徙者皆放朝辭而詢獨不用比入見中丞張方平乃奏留詢育爭不能得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昌朝雅不善育詢希其旨上奏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才異等科漢唐皆不常置若天見災異政有闕失則詔在位薦之不可與進士同時設科若因災異非時舉擢宜如漢故事親策當世要務罷秘閣之試育亦奏言三代以來取士之盛莫如漢唐漢詔舉賢良文學直言極諫之士非有災異而舉唐

制科之盛固不專於災異也況災異之出或彌年所無則此舉奚設或頻歲而有則於事太煩令禮部進士數年一舉因以制科隨之則事與時宜又從而更張之使遺材絕望非所以廣賢路也仁宗是育言詔禮部自今制科隨進士貢舉其著為令時育由制科進帝以為得人故詢力肆排詆意在育不在制科也育弟婦故駙馬都尉李遵勗妹有六子而寡詢又奏育弟婦久寡不使更嫁欲用此附李氏自進後詢終以故事罷御史除尚

書工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徙江西轉運使會詔淮
南江浙荆湖六路轉運司移文發運使如所屬詢爭以
為不可乃移福建路還為三司户部判官又判磨勘司
出為江東轉運使上言執政純取科名顯者修起居注
非故事未幾起居注闕人帝特用詢遂知制誥以參知
政事曾公亮親嫌出知蘇州徙杭青二州進翰林侍讀
學士累遷右諫議大夫召還勾當三班院判太常寺進
給事中卒贈禮部侍郎有集三十卷詢少刻勵自修已

而不固所守及知湖州悦官妓取以為妾好畜硯客至輒出而玩之有硯錄三卷子垌附王安石為監察御史裏行自有傳

論曰宋承平日久吏多以嚴刻為治㝛之辨寃獄配姦吏瓘奏還婦女為傭者若干人琰吏事不下於瓘脫械縱囚審知姦弊何其明且決也宗諒劉越以孤生立朝請太后還政越年不逮用聲名與宗諒同矣防請罷榷酤興水利湘廉問疾苦按不稱職者肅明於獄訟皆不

多見也然昷之以殺降而奪官擢以能置對而興謗詢

傅會喜進竊非其據雖列侍從君子所不與也

張述字紹明遂州小溪人舉進士調咸陽縣主簿改大

理寺丞遷太常博士皇祐中仁宗未有嗣述上書曰生

民之命繫於宗廟社稷而繼嗣為之本匹夫有百金之

産猶能定謀託後事出于素況有天下者哉陛下承三

聖之業傳之千萬年斯為孝矣宗廟社稷未有託焉此

臣所以夙夜彷徨而為陛下憂也謂宜愼擇宗親才而

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内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至和元年復上疏曰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離為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没晝夜迭運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且三紀矣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為慮臣竊疑之歷覯前世或令出宫闈或謀起閹寺或姦臣首議利幼主以專政假後宫以盜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朝議恬然曾不為計此臣拳拳為陛下言也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仁宗

終不以為罪迷慷慨喜論事歷通判延州知泗州皆有政跡後以尚書職方員外郎為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鐵錢事行至萬州道病卒

黄震字伯起建州浦城人進士及第累遷著作佐郎通判遂州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為變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邪殆詔書稽留爾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明日詔至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湖北路刑獄還判三司磨勘司權

江淮發運使先是李溥自三司小吏為發運使十餘年
姦贓狼籍丁謂黨之無敢言者震將行上書自陳辭頗
憤激真宗知其意在溥也諭之曰卿當與人和震對曰
廉正公忠臣職也負陛下任使者臣不敢與之和既至
發溥姦贓數十事溥坐廢而震亦為溥訟奪一官罷畏
謂權不敢自直及謂貶乃復官知饒州徙廣東轉運使
廣南歲進異花數千本至都下枯死者十八九道路苦
其煩擾震奏罷之震在真宗朝數論事旣卒詔進其官

一等

胡順之字孝先原州臨涇人登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休寧縣民有汪姓者豪横縣不能制歲租賦常不入適以訟逮捕不肯出順之曰令不行何以為政命積薪環而焚之豪大駭少長趨出叩頭伏辠推其長械送州致之法為青州從事高麗入貢中貴人挾以為重使州官旅拜於郊順之曰青大鎮也在唐押新羅渤海奈何卑屈如此獨不拜大姓麻士瑶陰結貴侍匿兵械服

用擬尚方親黨僕使甚多州縣被陵蔑莫敢發其姦會士瑤殺兄子温裕其母訴于州衆相視曰孰敢往捕者順之持檄徑去盡得其黨有詔鞫問士瑤論死其子弟坐流放者百餘人改著作佐郎知常熟縣遷秘書丞分司南京仁宗即位遷太常博士天聖明道間再上宰相書乞太后還政宰相匿不以聞太后崩順之附疾置自言求其書出宰相家仁宗嘉其忠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其後數論朝廷事仲淹愛其才然挾術尚權喜縱横

捍闔以目失明廢州里皆憚焉

陳貫字仲通其先相州安陽人後葬其父河陽因家焉少倜儻數上疏言邊事舉進士真宗識貫名擢寘髙第為臨安縣主簿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為刑部詳覆官改秘書丞為審刑院詳議官歷知衛州涇州督察盜賊禁戢不肖子弟簿書筦庫賦租出入皆自檢覈嘗謂僚屬曰視縣官物如已物容有姦乎州人憚其嚴擢利州路轉運使歲饑出職田粟賑饑者又帥富民令計口占粟

悉發其餘徙陜西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入為三司鹽
鐵判官領河北轉運使請疏徐鮑曹易四水與屯田徙
河東歷三司戶部鹽鐵副使以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
相州還朝卒貫喜言兵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而
歸貫上書曰前日不斬傅潛張昭允使瓊輩畏死不畏
法請自今合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
而還與奔軍同軍劒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
留論真宗嘉納之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論三篇大畧

言地有六害今北邊既失古北之險然自威虜城東距海三百里沮澤磽确所謂天設地造非敵所能輕入由威敵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凡爭地之利先居則佚後起則勞宜有以待之昔李漢超守瀛州契丹不敢視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抵用恩澤進雖謹重可信卒與敵遇方畧何從而出邪故敵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方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賴廩給賜予而已恬于休息久不識戰可以衛京師不

可以戍邊境請募土人隷本軍籍丁民為府兵使北捍契丹西捍夏人敵之情偽地勢之險易彼皆素知可不戰而屈人之兵矣後以疾卒著兵畧世頗稱之子安石安石字子堅以蔭鎻廳及第嘉祐中為夔峽轉運判官民蓄蠱毒殺人捕誅其魁并得良藥圖由是遇毒者得不死提點陜西刑獄攝帥鄜延能用諜者敵動靜輒先聞嘗敕邊民戒嚴既而數萬騎奄至無所獲而去璽書嘉之歷使京西河東淮南京東知蘇州邠州河中府戶

部副使韓絳鎮太原議行鹽法與監司多不合加安石集賢殿修撰為河東都轉運使議始定謂其僚曰興事當有漸急則擾乃出鹽付民而俾之券使隨所得貿易鬻畢而歸券私販為減進天章閣待制官軍西征時遣縣令佐督餉安石謂文吏畏怯武人邀功乃但取敢行者申約束以防衆潰曰事不豫警俟其犯而誅之是罔民也王中正帥東師而西報安石持四十日粮而師駐白草平彌月安石深念曰吾頓兵益久而秦甲未至倘

不足於食將以乏軍興罪我即擅發民再餉乃以聞李
舜舉劾其専詔置獄於潞安石自麟州會逮餓而他路
餽糧多不繼神宗察其無罪赦之尚書省初建召為戸
部侍郎嘗與右曹李定同奏事帝目留之曰卿豈非在
淮南日不肯保李定持服者乎對曰詔問臣臣不敢不
以實奏帝曰以實事君朕所與也進吏部侍郎選人將
改京官須次久臨當引對率困於刑寺審問或沮以微
文則一跌不復安石請罷再問以絕曩弊遂為後法出

知永興軍鄧襄陳鄭州河陽至龍圖閣直學士紹聖元年卒年八十一

范祥字晉公邠州三水人進士及第自乾州推官稍遷殿中丞通判鎮戎軍元昊圍城急祥帥將士拒退之請築劉璠堡定川砦從之歴知慶汝華三州提舉陝西銀銅坑冶鑄錢祥曉達財利建議變鹽法後人不敢易稍加損益人輙不便語在食貨志提點本路刑獄制置解鹽累遷度支員外郎權轉運副使古渭州距秦州三百

里道經啞兒峽邊城數請城之朝廷以餽餉之艱不許
祥權領州事驟請修築未報輒自興役蕃部驚擾青唐
族羌攻破廣吴嶺堡圍啞兒峽砦官軍戰死者千餘人
坐削一官知唐州後復官提舉陝西緣邊青白鹽改制
置解鹽使卒嘉祐中包拯言祥通陝西鹽法行之十年
歲減榷貨務使緡錢數百萬其勞可錄官其子孫景祁
社齋郎熙寧中平洮岷疊宕河州數千里置郡縣以古
渭為通遠軍權陝西轉運副使張詵奏朝廷復洮隴故

地自將帥至裨佐悉有功賞臣見洮渭父老言皇祐中轉運使祥因熟羌數被寇掠其部族願輸土置城以為守禦乃即古渭為砦祥此舉足以消沮邊隙可謂知攻守之利矣兵出少挫身黜謀廢臣竊悲之冀推原舊功少賜襃卹使天下知祥死猶被恩且舒祥忠義之氣詔贈秘書錄一子未官者子育

育字巽之舉進士為涇陽令以養親謁歸從張載學有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喻之曰

書稱聖讒説殄行此朕任御史之意也育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載等數人西夏入環慶詔育行邊還言寶元康定間王師與夏人三大戰而三北今再舉亦然豈中國之大不足以支夏人數郡乎由不察彼已妄舉而驟用之爾昨荔原之役夏人聲言我自修壘不與漢爭三犯之然後掩殺雖追奔亦不至境由是觀之其情大可見矣又使河東諭韓絳槩囉兀二砦始調外郡稍遠邊城前後三十萬夫遼州最為窮僻然

猶上戶配夫四百三十四皺直計三千緡下者十六人其直十萬輦運所經二十二驛宣撫司不先告期轉運使臨時督辦致民皆破產上下莫敢言獨遼守李宏能約民力所勝而餽不失期顧以訴其實翻令鞫罪願貸被劾官吏其芻糧在道者隨所至受之使已困之民咸蒙德澤神宗皆從之坐劾李定親喪匿服罷御史檢正中書戶房固辭乃知韓城縣詔往鄜延議畫地界育言保疆不如持約持約不如敦信前日疆埸嘗嚴矣一旦

約敗兵拏鬬者跌於前耕者侵於後是封溝不足恃也使人左去而兵革右輿金繒朝委而烽烟夕舉是持約不足恃也今我見利而加兵當講好之後復自立界不亦愧乎安南行營郭逵趙卨以兵十萬伐交阯行及長沙病死相屬逵卨又不輯睦肓疏其不便不從久之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徙鳳翔以直龍圖閣鎮秦州元祐初召為太常少卿改光禄卿樞密都承旨劉安世暴其閨門不肅出知熙州時又議棄質孤勝如兩堡肓爭之

曰熙河以蘭州為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腰膂之憂矣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入為給事中戸部侍郎卒高宗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及進築之策贈寶文閣學士

田京字簡之世居滄州其後徙亳州鹿邑舉進士調蜀州司法參軍自秦州觀察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為大理寺詳斷官趙元昊反侍讀學士李仲容薦京知兵

法召試中書擢通判鎮戎軍夏守贇為陜西經畧使奏兼管勾隨軍糧料入對陳方畧賜五品服尋為經畧安撫判官守贇既罷以武畧應運籌決勝科及試秘閣與他科偕試六論京自以記誦非所長引去又參夏竦軍事會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軍中問攻守孰便衆欲大舉入討京曰夏人之不道久矣未易破也今欲驅不習之師深入敵境與之角勝負此兵家所忌師出必敗或曰不如講和京曰敵兵未嘗挫安肯降我哉未幾元昊

使黄延德叩延州乞降以奇兵出原渭敗大將任福夏竦素不悅京坐是改通判廬州徙知邵武軍提點河北路刑獄事乃上言請擇要官守滄衛鑿西山石臼廢道以限戎馬義勇聚教復給糧置卒守烽燧用奇正法訓兵從戰馬内地以息邊費凡十餘事仁宗頗嘉納之入為開封府判官坐械囚送獄道死出知蔡州徙相邢二州復提點河北刑獄事王則據恩州反京縋城趣南關入驍健營撫士卒保州振武兵焚民居欲應賊京捕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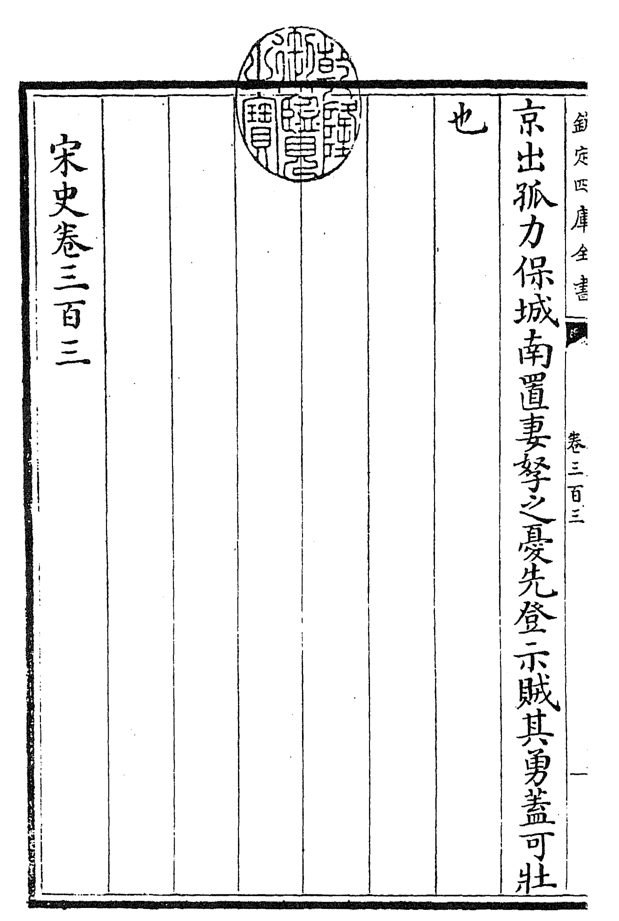
之乃定賊遣其黨崔象偽出降京以其持妖言惑衆又斬以狥由是營兵二十六指揮在外者皆慴服不敢叛州之南關民衆多如城中得不陷賊京有功焉京督士攻城甚力賊係京妻子乘城迫使呼曰毋亟攻城中將屠我輩矣京叱諸軍益進攻注矢仰射殺其家四人賊知京無所顧乃夅妻子去恩州平以不能預察賊降監鄆州稅先是駐泊都監田斌亦以賊發不能捕待罪兵間及城破從諸將入以功遷宮苑副使而京獨被謫御

史言失察賊過輕忘家為國義獨重不宜左遷乃徙通判兖州又徙知江陰軍知宻州歷提㸃淮南刑獄事京西轉運使累遷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滄州轉運使京能招輯流民為之給田除税租凡增户萬七千特遷工部郎中然傳者謂流民之數多不實又強為人田非其所樂侵民税地倣古屯田法其後法不成所給種錢牛價民多不償鞭笞督責至累年不能平公私皆患之擢天章閣待制陜西都轉運使改兵部郎中復知滄州拜

右諫議大夫辛京喜論議然語繁而迂頗通兵戰歷筭雜家之術為人尚氣節少時與常山董士廉汾陰郭京相友善俱以倜儻聞著天人流術通儒子十數書又有

奏議十卷

論曰人臣之職當奮不顧身而庸人怯夫於國事則噎喑而不言若胡越肥瘠之不相干如張述者其亦忠且果矣黃震指李溥忤權臣胡順之擊强宗為衆人所不敢為陳貫論兵事范祥畫邊計皆一時雋士妖盜竊發



京出孤力保城南置妻孥之憂先登示賊其勇蓋可壯也

宋史卷三百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蔣瞻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四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三十二　史部

宋史卷三百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六十三

周渭　梁鼎　范正辭 子諷　劉師道

王濟　方偕　曹穎叔　劉元瑜

楊告　趙及　劉湜　王彬

仲簡

周渭字得臣昭州恭城人幼孤養于諸父力學工為詩劉鋹據五嶺昭州皆其地也政繁賦重民不聊生渭率鄉人六百踰嶺將避地零陵未至賊起斷道絶糧復還恭城則廬舍煨燼遂奔道州為盜所襲渭脱身北上建隆初至京師為薛居正所禮上書言時務召試賜同進士出身解褐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即斬之上奇其才擢右贊善大夫時魏帥符彥卿專恣朝廷選常叅官强幹者莅其屬邑以渭知永濟縣彥卿郊迎渭揖于馬

上就館始與相見詈不降屈縣有盜傷人而逸渭捕獲并暴廢匿者按誅之不以送府乾德中通判興州州領罝口砦多戍兵監軍教狠縱其下為暴居人苦之渭馳往諭以禍福斬其軍校衆皆慴服詔書嘉獎命兼本砦鈐轄開寶元年鳳州七房冶主吏盜隱官銀擇渭往代周歲羨課數倍賜緋魚又遷知棣州殿直傅延翰為監軍謀作亂走契丹為部下所告渭擒之以聞命械至闕下鞫得實斬於西市渭在郡以簡肅稱及還吏民遮道

泣留俄詔賜錢百萬太平興國二年為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初渭之入中原妻子留恭城開寶三年平廣南詔昭州訪求賜錢米存卹之及是渭始還故里鄉人以為榮渭奏去劉鋹時稅筭之繁者重定田賦興學校遷殿中丞屬有事交阯主將逗撓無功有二敗卒擐甲先至邕州中奪民錢渭捕斬之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訖無敢犯移書交阯諭朝廷威信將刻日再舉黎桓懼即遣使入貢就加監察御史在嶺南凡六年徙知揚州進殿

中侍御史改兩浙東西路轉運使入為鹽鐵判官遷侍御史歷判户部度支二勾院出知亳州賜金紫俄授宋州加職方員外郎為益州轉運使坐從子違詔市馬黜為彰信軍節度副使咸平二年真宗聞其清節召還將復用詔下而卒年七十七上閔其貧不克葬賻錢十萬以其子建中為乗氏主簿渭妻莫荃賢婦人也渭壯走時不暇與荃訣二子孩幼荃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違難遠適必能自奮於是親蠶績碓

春以給朝夕二子皆畢婚娶凡二十六年復見渭時人異之朱昂著莫節婦傳紀其事

梁鼎字凝正益州華陽人祖鉞仕蜀為劒門關使父文獻秉氏令鼎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知秭歸縣再遷著作佐郎端拱初獻聖德徽號頌萬餘言試文遷殿中丞通判歙州以能聲聞有詔嘉奬徙知吉州民有蕭甲者豪猾為民患鼎暴其凶狀杖脊黥面徙遠郡太宗尤賞其强幹代還賜緋魚舊例當給銀寳

瓶帶太宗特以犀帶賜之記其名於御屏淳化中上言曰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乃堯舜氏所以得賢人治天下也三代而下典章尚存兩漢以還沿革可見至於唐室此道尤精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思激厲績效着聞五代兵革相繼禮法陵夷顧惟考課之文祇拘州縣之輩黜陟既異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畧蔑聞者任用如故大

失勸懲之理寖成茍且之風是致水旱荐臻獄訟填溢
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伏惟陛下繼二聖之丕圖為
億兆之司牧念百官之未乂思四海之未康特詔有司
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矣俄為開封
府判官遷太常博士三司右計判官又為總計判官會
復三部換度支判官至道初鼎洎陳堯叟建議興三白
渠及陳許鄧潁蔡宿亳數州用水利墾田事具食貨志
遷都官員外郎江南轉運副使就改起居舍人徙陜西

二年五將分道擊李繼遷李繼隆擅出赤檉路無功還奏軍儲失期鼎坐削三任復為殿中丞領職如故以母老求郡歷知徐密二州真宗踐位復舊官咸平四年遷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賜金紫時三司督逋負嚴急有久被留繫者命鼎與薛映按籍詳定多所蠲免踰月拜右諫議大夫度支使時西鄙未寧建議陝西禁解池鹽所在官鬻詔從之以鼎為制置使楊覃為轉運使張賀副之又以内殿崇班杜承睿同制置鹽事議者多言邊民

舊食青鹽其價甚賤泊禁青鹽以困賊令商賈入粟運解鹽於緣邊價值與蕃鹽不相遠故蕃部齎鹽至者不能貨鬻今若禁解池鹽與内地同價則民必冐禁復市青鹽乃資盜粮也時劉綜爲陜西轉運使鼎奏罷之綜歸朝亦密陳其非便鼎既行即移文禁止鹽商所在約束乖當延州劉廷偉慶州鄭惟吉皆不從規畫又鼎奏運咸陽倉粟以實邊粟已陳腐鼎即與民俟秋收易新粟朝廷聞而止之上封章密陳其煩擾者甚衆鼎始謀

多沮遂令林特乘傳與永興張詠會鼎等同議可否於是依舊通鹽商鼎坐首議改作非是詔罷度支使守本官未幾丁内艱起復景德初知三班院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出知鳳翔府以居憂哭泣傷目表求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三年卒年五十二賜二子出身鼎偉姿貌磊落尚氣有介節居官峻厲名稱甚茂好學工篆籀八分嘗著隱書三卷史論二十篇學古詩五十篇子申甫吉甫

范正辭字直道齊州人父勞謙獲嘉令正辭治春秋公羊穀梁登第調補安陽主簿開寶中判入等遷國子監丞知戎州改著作佐郎代還治逋欠於淄州轉運使稱其能轉左贊善大夫就知淄州太宗征河東諸州部糧多不及期正辭所部長山縣吏張秀督民輸受錢二十即杖殺之郡中畏服太平興國中改殿中丞通判棣深二州遷國子博士御史中丞劉保勲奏充臺直會有言饒州多滯訟選正辭知州事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吏

坐淹獄停職者六十三人會詔令料州兵送京師有王興者懷土憚行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詣登聞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廷辨其事正辭曰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興敢扇搖苟失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特遷膳部員外郞充江南轉運副使賜錢五十萬饒州民甘紹者積財鉅萬為羣盜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當死正辭按部至引問之因皆泣下察其非實命徙他所訊鞫既而民有告羣盜所在者正辭

潛名監軍王愿掩捕之愿未至盜遁去正辭即單騎出郭二十里追及之賊控弦持彍來逼正辭大呼以鞭擊之中賊雙目執之賊自刃不殊餘賊渡江散走追之不獲旁得所棄贓賊尚有餘息正辭即載歸令醫傅藥創既愈按其姦狀伏法而前十四人皆得釋端拱二年代歸與洛苑副使綦仁擇西京作坊副使尹宗諤同監折中倉先是令商人輸米豆而以茶鹽酬其直謂之折中復有言其弊罷之至是復置焉遷倉部員外郎同知幕

府州縣官考課改判刑部歷户部鹽鐵二判官遷考功員外郎通判定揚杭三州真宗即位遷膳部郎中召判三司勾院俄復為鹽鐵判官咸平二年出為河東轉運使三年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時李昌齡自忠武行軍起知梓州董儼知壽州王德裔楊緘皆任轉運使後失官寀畿邑正辭上言昌齡輩貪墨著聞願陛下罷其民政詔追還儼敕餘悉代之又言治民之官牧宰為急舉吳奮等五人堪任大郡復請令奮等各舉知縣縣令

從之坐鞫任懿獄貶滁州團練副使會赦復為倉部考功員外郎通判鄆州知淮陽軍復膳部郎中以年老求監兖州商稅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卒年七十五子識諷並進士及第

諷字補之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獻東封賦遷太常寺奉禮郎又獻所為文召試入等出知平陰縣會河決王陵埽水去而土肥失阡陌田訟不能決諷分別疆畔著為券民持去不復爭諷辨數激昂喜為名聲然亦操持在

已吏不敢欺為縣存視貧弱至豪猾大家峻法治之舉進士第遷大理評事通判淄州歲旱蝗他穀皆不立民以蝗不食菽猶可藝而患無種諷行縣至鄒平發官廩貸民縣令爭不可諷曰有責令無預也即出貸三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徙知梁山軍以母老不行得通判鄆州時知州李迪貶衡州副使宰相丁謂戒使者持詔書促上道諷輒留迪數日為治裝祖行詔塞決河州募民入芻揵而城邑與農戶等諷曰貧富不同而輕重相

若農民必大困且詔書使度民力令則均取之此有司
悞也即改符使富人輸三之二因請下諸州以鄆為率
朝廷從其言徙知廣濟軍民避水堤居凡給徭於官者
諷悉縱使護其家奏除其租賦累遷太常博士以疾監
舒州靈仙觀尚御藥張懐德至觀齋祠諷頗要結之懐
德薦于章獻太后遂名還問所欲言對曰今權臣驕悍
將不可制盖指曹利用也利用貶拜右司諫三司度支
判官百官轉對敕近臣閲視其可行者類次以聞諷奏

曰非上親覽決可否則誰肯為陛下極言者玉清昭應宮災下有司治火所起諷曰此天之戒告乃復置獄以窮治之非所以應天也獄由是得解議者疑復修諷上書諫山木已盡人力已竭宮必不成臣知朝廷亦不為此其如疑天下何宜詔示四方使明知之於是下詔罷修改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錢惟演自許州來朝圖相位諷奏惟演嘗為樞密使以皇太后姻屬罷之示天下以不私固不可復用遂以惟演守河南使

契丹道過幽州北見原野平曠慨然曰此為戰地不亦信哉遼人相目不敢對擢天章閣待制知審刑院出知青州再遷户部郎中時山東饑宰相王曾青人家積粟多諷發取數千斛濟饑民因請遣使安撫京東入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又請益漕江淮米百萬自河陽河陰東下以賑貸之錢惟演倡議獻懿二太后宜祔真宗廟室諷彈奏之及言其在太后時權寵甚盛且與后族連姻請絀去仁宗不聽諷袖告身以對曰陛下不聽

臣言臣今奉使山陵而惟演守河南臣早暮憂刺客顧納此不敢復為御史中丞矣帝不得已可之諷乃趨出遂貶惟演隨州陳堯佐罷參知政事有王文吉者告堯佐謀反仁宗遣中官訊問復以屬諷夜中被旨究詰旦得其誣狀奏之時上章懿皇后謚宰相張士遜樞密使楊崇勲日中不赴慰班諷彈士遜與崇勲俱罷諷嘗侍對帝語及郭后亡子諷言亡子大義當廢陰合帝旨以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時狄棐為直學士已久諷盛

氣凌粜宰相李迪右之遂特詔班粜上論者非之尋轉閣學士以疾免三司使改翰林侍讀學士管勾祥源觀徙會靈觀復改閣學士給事中知兖州既至郡而罷籍為廣南東路轉運使未行上言嚮為侍御史嘗奏彈諷以三司使曲為左藏監庫吴守則奏課遷官尚美人同父弟娶守則女諷以銀鞍勒遺守則相結納既出兖州乃紿言貧假翰林白金器數千兩自隨而增産於齊州市官田虧平估置獄于南京劾之諷坐方聽旨擅馳驛

還兖州當贖籍所奏有不實當免官宰相呂夷簡嫉諷
詭激特貶諷武昌軍節度行軍司馬貸籍止降官知臨
江軍由是宰相李迪等坐親善諷皆斥歲中徙保信軍
聽居舒州持母喪又許歸齊州日飲酒自縱爲時所譏
服除改將作少監知淮陽軍遷光祿卿知陜州道改潞
州入見帝言元昊不可擊獨以兵守要害捍侵掠久當
自服倘内修百度躬節儉如祖宗故事則彊事不足憂
復給事中卒諷嘗建議朝廷當差擇能臣留以代大臣

之不稱職者大臣聞而惡之又數短參知政事王隨于
帝前因奏外人謂臣逐隨將取其位願先出臣為陛下
引姦邪去而朝廷清矣又嘗與張士遜議事不合諷曰
世謂大事未易可議小事不足為所為終何事邪及為
龐籍訟人謂大臣陰諷籍焉諷類曠達然捭闔圖進不
守名檢所與游者輒慕其所為時號東州逸黨山東人
顏太初作逸黨詩刺之而姜潛者又嘗貽書以疏其過
云子寬之終尚書刑部郎中知濠州

劉師道字損之一字宗聖開封東明人父澤右補闕師道雍熙二年舉進士初命和州防禦推官歷保寧鎮海二鎮從事凡十年王化基呂祐之樂史薦于朝擢著作佐郎纔一月會考課又遷殿中丞出知彭州就加監察御史轉運使劉錫馬襄上其治迹名歸會浦洛之敗奉詔劾白守榮輩獄成太宗獎其勤面賜緋魚川陜豪民多旁戶以小民役屬者為佃客使之如奴隸家或數十戶凡租調庸歛悉佃客承之時有言李順之亂皆旁戶

鳩集請釋旁戸為三耆長迭主之疇歲勞則授以官詔師道使兩川議其事師道以為迭使主領則爭忿滋多署以名級又重增擾害廷奏非便卒罷之改祠部員外郎出為京東轉運使真宗嗣位進秩度支咸平初范正辭薦其材堪長民徙知潤州三年改淮南轉運副使兼淮南江浙荆湖發運使四年以漕事入奏特遷司封俄為正使改工部郎中代查道為三司度支副使七月擢樞密直學士掌三班俄擢三司使從幸澶淵判隨駕三

司充都轉運使師道弟幾道舉進士禮部奏名將廷試近制悉糊名較等陳堯咨當為考官教幾道於卷中密為識號幾道既擢第事泄詔落其籍永不預舉師道固求辨理詔曹利用邊肅閻承翰詣御史府推治之坐論奏誣罔責為忠武軍行軍司馬堯咨免所居官為鄆州團練副使一年以郊祀恩起為工部郎中知復州換秀州大中祥符二年以兵部郎中知潭州遷太常少卿師道敏於吏事所至有聲吏民畏愛長沙當湖嶺都會剖

煩析滯案無留事歲滿復加樞密直學士換左司郎中留一任七年李應機代還應機未至郡六月師道暴病卒年五十四錄幾道為試秘書省校書郎師道性慷慨尚氣善談世務與人交敦篤工為詩多與楊億輩酬唱當時稱之

王濟字巨川其先真定人祖卿有詞辨趙王鎔召置幕府鎔政衰卿懼禍避地深州饒陽遂為縣人父䂓後唐時童子及第開寶中知秀州會盜起城陷為盜所殺將

并害濟濟伏屍號慟謂賊曰吾父已死吾安用生為但恨力不能殺汝以報父讐爾賊義之捨去濟擕父骨匿山谷間既而官軍大集濟脫身謁其帥朱乙陳討賊之計乙嘉之遺以束帛奏假驛置遣歸先是濟母終於岳陽權窆佛舍至是乃併護二喪還饒陽州將以聞太祖名見以其尚少且俾就學雍熙中上書自陳死事之孤得試學士院補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為箭羽鶴非常有物有司督責急一羽至直數百錢民甚苦之濟

諭民取鵝翎代輸仍驛奏其事因詔旁郡悉如濟所陳縣有陂塘數百頃為鄉豪斡其利會歲旱濟悉導之分溉民田汀州以銀冶構訟十年不決逮繫數百人轉運使使濟鞫之纔七日情得止坐數人再調胙城尉徙臨河主簿轉運使王嗣宗被詔舉法官以濟名聞遷光祿寺丞權大理丞改刑部詳覆官通判鎮州牧守多勲舊武臣倨貴陵下濟未嘗撓屈戍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為盜一夕報有火濟部壯士數十潛往偵伺果得

數輩并所盜物即斬之馳奏其事太宗大悅都校孫進使酒無賴毆折人齒濟不俟奏杖脊送闕下繇是軍城畏肅就遷太子中舍詔書奬勞名判登聞鼓院拜監察御史上疏陳統天下之術節民物之道大者有十擇左右别賢愚正名器去冗食加奉禄謹政敎選良將分兵戍修民事閑仕進其言切於時詞多不載咸平初濟以刑綱尚繁建議請删定制敕乃命張齊賢領其事濟預焉刑統舊條持仗行刼不以贓有無悉抵死齊賢議貸

不得財者濟曰刑期於無刑以死懼之尚不畏況緩其死乎因與齊賢廷爭數四濟詞氣甚厲目齊賢為腐儒然卒從齊賢議人以濟為刻改鹽鐵判官車駕巡師大名調丁夫十五萬修黄汴河濟以為勞民詔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十六七齊賢時為相以河決為憂因對并召濟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宰相苟能和陰陽弭災沴為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令非太平邪濟曰北有契丹

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畧茍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令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邊事濟曰陛下承二聖之基擁百萬之衆蠢兹外敵敢爾憑陵盖謀謨當國之人未有如昔之比臣謂國家所恃獨一洪河耳此誠急賢之秋不然臣懼敵人將飲馬于河渚矣又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三年選官判大理寺上曰法寺宜擇當官不回者茍非其人或有寃濫即感傷和氣王濟近數言事似有操持可試之遂令濟權判大理

寺事福津尉劉瑩集僧舍屠狗羣飲杖一伶官致死濟論以大辟遇赦從流時王欽若知審刑與濟素不相得又以濟嘗忤齊賢乃奏瑩當以德音原釋齊賢王欽若議濟坐故入停官逾年復為監察御史通判河南府景德初從知河中府契丹南侵上幸澶淵詔緣河斷橋梁毀船舫稽緩者論以軍法濟曰陜西有關防隔閡舳艫遠屬軍儲數萬一旦沉之可惜又動搖民心因密奏寢其事上深嘉歎遣使褒諭未幾召拜工部員外郎兼侍

御史知雜事三年判司農寺時周伯星見濟衆閒言曰
昔唐太宗以豐年為上瑞臣願陛下日慎一日居安慮
危則天下幸甚受詔與劉綜改定茶法頗易舊制由是
忤丁謂林特劉承規輩因與欽若迭詆訾之四年拜本
曹郎中出知杭州上面加慰諭仍戒以朝廷闕失許密
上言遷刑部郎中郡城西有錢塘湖溉田千餘頃歲久
湮塞濟命工濬治增置斗門以備潰溢之患仍以白居
易舊記刻石湖側民頗利之睦州有狂僧突入州廨出

妖言與轉運使陳堯佐按其實斬之上嘉其能斷大中祥符三年徙知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屬歲旱民饑躬督官吏為糜粥日親嘗而給之錄饑民為州兵全活甚衆是歲卒年五十九遺奏大旨以進賢退諛佞罷土木不急之費為言濟頗涉經史好讀左氏春秋性剛直無所畏避少時深州刺史念金鎖一見器之且託後於濟金鎖没濟撫其孤援寘祿仕素與内臣裴愈有隙愈坐事上怒甚命憲府鞫之濟適知雜事力為辨理遂獲

輕典子孝傑國子博士

論曰渭有清節臨事多從便文鼎好規畫師道喜論世務正辭按貪吏辨寃獄濟議論挺特無所畏避五臣者仕不過監司郡守而名稱甚茂可尚哉

方偕字齊古興化莆田人年二十及進士第為溫州軍事推官歲饑民欲隷軍就廩食州不敢擅募偕乃詣提點刑獄呂夷簡曰民迫流亡不早募之將聚而為盜矣夷簡從之籍為軍者七千人後遷汀州判官權知建安

縣縣產茶每歲先社日調民數千鼓譟山旁以達陽氣偕以為害農奏罷之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歷知福清資陽縣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為御史臺推直官澧州逃卒傭民家自給一日誣告民事摩駝神歲殺十二人以祭州逮其族三百人繫獄久不決偕被詔就劾令卒疏所殺主名按驗皆亡狀事遂辨卒以誣告論死知雜事龎籍薦為御史裏行再遷侍御史南京鴻慶宫災偕引漢罷原廟故事請勿復脩元昊寇塞門鄜延副總管趙

振逗撓不出捄詔偕往按之法當斬偕奏兵寡不敵苟出以餌賊無益也振由是得不死為開封府判官江南安撫三司歲出乳香綿綺下州郡配民偕奏罷之更鹽鐵判官遷兵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言以罪謫監當者監司勿得差權親民官判大理寺改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知杭州遷刑部郎中偕以吏事進治杭州有能聲喜飲酒至酣宴無節數月暴中風以太常少卿分司西京遷光祿卿卒

曹穎叔字秀之亳州譙人初名熙嘗夢之官府見穎叔名遂更名穎叔進士及第歷威勝軍判官渭州軍事推官御史中丞蔡齊薦為臺主簿改大理寺丞韓億知亳州辟僉書節度判官事通判儀州韓琦文彥博薦其才徙夔州路轉運判官夔峽尚淫祠人有疾不事醫而專事神穎叔悉禁絕之乃敎以醫藥提點陜西路刑獄夏人納欵詔與戶部副使夏安期轉運使柳灝減戍卒吏員之冗者為開封府判官時御史宋禧鞫衛士獄于內

侍省禧不能辨及獄具内侍使禧自為牒顈叔言禧為
制使辱命請寘之法元昊死為夏國祭奠使除直史館
知鳳翔府徙益州路轉運使權度支副使儂智高寇嶺
南朝議以閩中久弛兵備擢天章閣待制知福州累遷
右司郎中為陜西都轉運使自慶歴鑄大鐵錢行陜西
民盜鑄不已三司上榷鐵之議顈叔曰鐵錢輕而貨重
不可久行況官自榷鐵乎請罷鑄諸郡鐵錢以三鐵錢
當銅錢之一從之兩川和買絹給陜西兵而蜀人苦於

煩欽賴叔為歲出本路緡錢五十萬以易軍衣之餘者兩川之民始無擾焉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然年老漸昏耄事頗壅積人或嘲誚之卒于官

劉元瑜字君玉河南人進士及第補舞陽縣主簿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雍丘縣通判隰并二州知鄆州以太常博士為監察御史上言考課之法自朝廷至員外郎郎中少卿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故浮薄輩日趨權門非所以養廉恥也詔罷之提舉河北便糴會永寧

雲翼軍士謀為變吏窮捕黨與謀刼囚以反百姓竊知多逃避元瑜馳至斬為首者其餘皆釋去不問歷京西河東轉運使遷右司諫劾奏集賢校理陸經謫官在河南日杖死爭田寡婦且貸民鏹監司列薦其才投託權要遂復館職請重寘於法并坐保薦者詔屬吏遂竄經袁州又疏李用和曹琮李昭亮不可典軍梁適不當除翰林學士范仲淹以非罪貶既復天章閣待制宜在左右尹洙余靖歐陽脩皆以朋黨斥逐此小人惡直醜正

者也既而與靖等相失反言前除夏竦為樞密使諫臣數人摭其舊過召至都門而罷之自此以進退大臣為已任激訐陰私為忠直薦延輕薄列之館閣以唱和為朋比近除兩府出自聖斷獨黨人以進用不出於已議論紛然臣恐復被疏罷矣前日孫甫薦葉清臣毀丁度效此也因論靖知制誥不宜兼領諫職且奉使契丹對契丹主傚六國語辱國命請加罪脩靖深惡之繇是論者以元瑜為奸邪後除三司鹽鐵副使以天章閣待制

知潭州猺人數為寇元瑜使州人楊謂入梅山說酋長

四百餘人出聽命因厚犒之籍以為民凡千二百户徙

桂州固辭降鄧州坐在潭州擅補畫工易元吉為畫助

教降知隨州又失保任改信州徙襄州富人子張銳少

孤弱同里車氏規取其財乃取銳父棄妾他姓子養之

比長使自訴陰賕吏為助州斷使歸張氏銳莫敢辨既

同居逾年車即導令求析居元瑜察知窮治得奸狀黥

車竄之人伏其明歷河中府以左諫議大夫知青州卒

元瑜性貪至竊販禁物親與小人爭權時論鄙之

楊告字道之其先漢州綿竹人父允恭西京左藏庫使數任事有功既死賜告同學究出身調廬江尉時張景啓吏死而吏捕急逃歸告懼告不見納告曰君勿憂也吾死生以之景卒免改豐城主簿邑有賊殺人投屍于江人知主名而畏不敢言告聞親往擒賊有言賊欲報怨者告不爲動既而果乘夜欲刺告告又捕得致於法境內肅然再調南劒州判官知南安六合錢塘寧國縣

改大理寺丞通判江寧州盜殺商人鑿舟沉屍江中有
被誣告者笞服獄具告疑其無狀後數日果得真盜從
知池州累遷尚書司封員外郎開封府推官開拆司為
趙元昊旌節官告使元昊專席自尊大告從坐即賓位
莫之屈也除京西轉運副使屬部歲饑所至發公廩又
募富室出粟賑之民伐桑易粟不能售告命高其估以
酒給官民獲濟者甚衆以疾權管勾西京留臺頃之判
三司憑由理欠司為淮南轉運使徙制置發運使除三

司戶部副使更度支安撫河東改鹽鐵副使歷祠部度支司封郎中以少府監復為制置發運使拜右諫議大夫知鄭州從江寧府壽州告曉法令頗知財利而不務苛刻時號能吏然喜事權貴以要進一子力學有文數為近臣薦召試賜同進士出身未幾卒告悲傷之尋卒

趙及字希之其先幽州良鄉人父的事契丹為蔚州靈丘令雍熙中王師北征乃歸授偃師令因家焉及舉進士為慈州軍事推官徙廣信軍判官改秘書省著作佐

郎知魏縣徙九隴以母老監葉縣稅歷黃河御河催綱通判青州大名府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被舉為殿中侍御史權宗正丞詔劾夏守恩獄內侍岑守中用賄撓法及劾正其罪遷侍御史夏守贇經略西鄙還及言其無功不可復樞府又疏罷郭承祐團練使未幾請知懷州徙徐州還為三司戶部判官遷兵部員外郎京東轉運按察使知萊州張周物貪暴及劾奏貶周物嶺外擢兼侍御史知雜事數論時政權判吏部流內銓初銓吏

隱員闕與選人為市及奏闕至即牓之吏部牓闕自及
始遷戶部副使以疾改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衛州台
為鹽鐵副使又以疾請知汝州歲除復名為副使不赴
徙知河中府特拜天章閣待制右司郎中祀明堂遷右
諫議大夫還判大理寺流内銓出知徐州疾甚求解近
職還州事乃以本官管勾南京留司御史臺未赴卒及
和厚謙退内行尤篤所治有聲民吏愛之
劉湜字子正徐州彭城人舉進士為澶州觀察推官再

調湖南節度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徙陰平再遷太常博士通判劒州審閱州獄活死囚七人王尭臣安撫陝西薦之擢知耀州富平有盜掠人子女者既就擒陽死伺間逸去捕得復陽死守者以報湜趣焚其屍拜監察御史王德用自隨州詔還近臣言其有反相湜保右之歷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遷殿中侍御史上言轉運使掎摭郡縣苛東官吏人不得騁其材宜稍寬假不為改者繩治之詔詰渭州劾尹洙私用公

使錢頗傳致重法以故洙坐廢還為尚書禮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内銓除鹽鐵副使議者
謂湜探宰相意深致洙罪故得優擢焉明年宴紫宸殿
副使當坐殿東廡湜不即坐趣出閤門奏之坐謫知沂
州徙兖州又坐沂州誤出囚死罪降知海州起為河東
轉運使遷戶部員外郎復為鹽鐵副使兼領河渠事汴
水絶鑿河陰新渠通漕運如故會江南饑擢天章閣待
制知江寧府奏運蘇州米五十萬斛以貸饑民除戶部

郎中知廣州儂智高初平湜練土兵葺械器作鐵鎖斷江路有盜據山敕貸罪招之不肯降湜知並山民資之食即徙民絶餉盜困蹙乞降民安之居二年母老求内徙遂徙徐州湜喜曰昔布衣隨計今以侍從官三品復典鄉郡過始望矣又以左司郎中知鄆州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湜少賤母更嫁營卒既登第具袍笏趨卒舍迎母里人觀歎然嗜酒持法少恕攺知密州以病卒

王彬光州固始人祖彥英父仁侃從其族人潮入閩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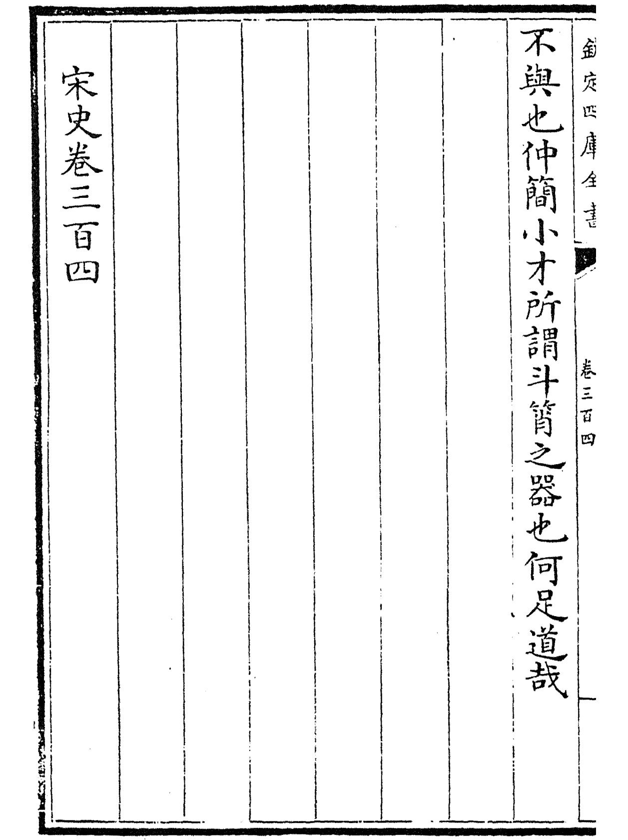
有閩土彦英頗用事潮惡其逼陰欲圖之彦英覺之挈家浮海奔新羅新羅長愛其材用之父子相繼執國政彬年十八以賓貢入太學淳化三年進士及第歷雍丘尉皇城司陰遣人下畿縣刺史多厲民令佐至與為賓主彬至捕鞫之得所受賂致之法自是詔親事官毋得出都城易右班殿直辭不受後以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筠州歷知撫州撫州民李甲饒英恃財武斷鄉曲縣莫能制甲從子詈縣令人告甲語斥乘輿彬按治之索

其家得所藏兵械又得服器有龍鳳飾甲坐大逆棄市并按英嘗强取人孥配嶺南州里肅然擢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徙知潭州入判三司户部勾院出為京西轉運使徙河北部吏馬崇正倚章獻太后姻家豪横不法彬發其姦贓下吏忤太后意徙京東又徙河東陝西復為三司鹽鐵判官判都理欠憑由司累遷太常少卿卒

仲簡字畏之揚州江都人以貧傭書楊億門下億教以詩賦遂舉進士歷通判鄭州河南府推官改秘書省著

作佐郎知蕪湖縣通判楚州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改侍御史安撫京東遷知真州入為三司度支判官經制陜西糧草就遷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陜州徙江東轉運使除侍御史知雜事為三司鹽鐵副使工部郎中奉使陜西多任喜怒以馬箠擊軍士流血仁宗面詰之不能對出為河東轉運使逾年復為鹽鐵副使再遷兵部擢天章閣待制知廣州儂智高犯邕州沿江而下人告急簡輒囚之仍牓于道敢妄言惑衆者斬以是人不復

為避賊計比智高至始令民入城民爭道競以金帛遺
閽者相蹂踐至死者甚多其不得入者皆附賊賊既去
以其能守城徙知荆南既而言者論之遂落職又降刑
部郎中知筠州復為兵部郎中徙洪州卒
論曰士抱一藝者思奮厲以功名自效况其設施見於
政事者乎方偕曹穎叔楊告趙及王彬之流皆文吏能
推恩行利剗煩去蠹其治不下古人劉元瑜劉湜輩亦
不減此數人然而元瑜譏詆余靖湜文致尹洙公議所



不與也仲簡小才所謂斗筲之器也何足道哉

宋史卷三百四